讀左管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左管窺

趙青藜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讀左管窺目錄

卷上

詩亡然後春秋作解　春秋尊天王論
會盟篇　征伐篇
春秋正人倫論　春秋戒專利論
魯十二公書法論　傳例論
左氏好怪辨　左氏經世論
魯隱公論　魯四君不書弒論
黨逆論　桓公論
子同生書法論　鄭昭公論
經不書忽子儀弒論　五霸論
僖公論　魯三家論

卷下

左氏敍戰法論　滅項書法論

卜筮論　單伯非魯大夫論
齊執單伯子叔姬論　荀息論
書公子重耳對楚後　書晉四女子
書子犯授璧後　書晉先軫狼瞫
三良論　孟獻子論
三公子論　郤至論
穆姜終幽論　荀偃夢論
書甯殖言後　晉欒盈祈盈論
同盟于重邱論　書楚殺公子舒後
晉荀吳敗狄論　書宋衞陳鄭災後
子產論　晏嬰論
晏嬰路寢對論　公孫于齊論
昭子祈死論　公薨于乾侯論
史墨對趙簡子論　定公論
書陳恆弒其君壬後

讀左管窺卷上

清　星閣趙青藜著

詩亡然後春秋作解

聖人憂患之心無日不切於天下。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表裏。皆人心之精爽也。東遷以後。輶軒之使不下採。而列邦自爲其風氣。蕩然無復禮義之存。遂不得不作春秋。以自託於魯史。故孟子詩亡指筆削時。非春秋之所始。春秋不經筆削。與晉乘楚檮杌一耳。何取於作。且孟子何以直舉春秋而不言筆削也。爲之說者曰。王風不復雅。雅亡風未亡。魯有頌而周愈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殆以先儒雅亡之說爲非。而筆削與春秋果有二也。從而和之者曰。詩、民之情性。情性不應亡。卽詩不應亡。詩不應亡。何獨亡於陳靈時。豈陳靈後、民遂無情性。其然、其不然乎。嗟乎。使隱桓莊閔時。秉史筆者有聖人。則魯頌必不敢請。請亦必不遽狥一切干禮僭樂之爲。諸侯必不敢肆然無忌。筆削可不於是始。獨不見夫隱公元年所書。及邾及宋。是私盟也。鄭伯克段。是專兵而賊恩也。宰咺歸賵。是下瀆而亂別也。祭伯來。其私交之萌芽乎。不請於天子以自立。立十一年。不一朝王。卒以其身受弑。無爲討者。禮樂征伐。淪胥以亡。憂患之心。烏能已已。此筆削之時。卽春秋所始。春秋所始。卽詩亡後無疑也。維魯有頌。頌亦亡矣。獨斷其爲雅亡者。舉典而義嚴。陳辭而迹著。且召旻何草不黃序。皆以爲刺幽王。而二雅適終。不尤爲東

遷而黍離降之可考者與黍離降而王迹熄王迹熄而春秋作春秋之作上以祖述堯舜近以憲章文武析詩禮之精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故先儒以爲傳心要典心統性情情性不亡詩何以亡亡於逞情欲而軼禮義耳不閑其情於禮義小雅之怨誹疑於亂矣何有於國風風之序首關雎終七月聖人之深意存焉且楚之討夏南實始貪欲賴申叔時一言以當於道是卽不死之心所爲觸發心惟有其不死聖人因順用之以作春秋是故人者陰陽之軀殼聖人者時人之本性聖非必遠於人情情其性則天下亂性其情則天下治是聖人之微權也然則爲此說者於性情之故且有未析遑言詩遑問春秋也哉或又謂黍離降自刪詩彼觀樂之歌王獨不聞乎則且退而讀左傳也可

春秋尊天王論

周室衰聖人憂天下無王而作春秋魯宗國故託魯史始隱公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加王於正公羊氏言大一統是也天命未改而鄭寤生敢於無王於是特書鄭伯克段于鄢不請于王而擅興師以殘其弟志萌芽也夫惡莫大於創始而乃敢於交質夷王於諸侯四月取麥秋又取禾東遷以來未之或有傳特補之著其漸也先是而敢於伐衞未幾而敢於盟石門敢于助曲沃叛王伐翼敢於以王師會邾伐宋敢於侵陳而逞獲敢於歸祊而請許祊宣王所賜鄭助祭泰山湯沐邑許魯朝宿邑明乎已可不從祀幷示魯以可不朝宿也無王甚矣朝王王不加禮豈得謂王過而且敢於入國卽據入國居許叔於許東偏處鄭大夫獲於許西偏命獲曰我死乃亟去之我不死固可無懼於許也前歸祊而魯未致許乘桓新立以

卒遂其請。眞奸人之雄哉。宋華督弒君。召公子馮。以馮居鄭。親鄭亦謂鄭素有無君心。可引爲同惡。而果抗王師於繻葛矣。敗王矣。射王中王肩矣。傳備具其事。而經書曰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諱莫如深也。大義凜然矣。夫鄭本畿甸諸侯。四方所環向。鄭無王。誰復有王。強侯悍國。互相侵奪。周其岌岌乎。寤生死九年而桓公入齊。四年會北杏。平宋亂。歸功天子。然後天下知有共主。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蓋深許之也。許桓公斥寤生也。嗟夫。晉侯請隧。楚子問鼎。猶聞天命知自戢。此以見創霸之功之大。而寤生敢肆其首惡。不誠爲萬世之罪魁也與。

會盟篇

禮教信義之俱衰而會盟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會盟相維之天下也。然已非古矣。古者諸侯朝於天子而後有會。諸侯不自相信。請於天子。則盟以要之。無私會盟者。東遷以來。特盟參盟者紛紛矣。旋盟而旋背者。不一足也。而戰伐侵圍遷敗取入滅。幾不可問。莊公九年。小白入齊。十三年會北杏。而齊始霸。諸侯於是乎無特會。伐宋之役。傳云請師於周。杜氏因之謂宋服從。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先儒非之。謂單伯果周大夫。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未敢信其然也。然及桓之身。四十年無大戰爭。則主盟得人之效也。卒未逾年而鄭朝楚。三年而楚與盟中夏。紛紛擾擾。倍甚隱桓時。晉文起。修其業。城濮一戰。楚氛以息。踐土大會。諸侯知朝王所。襄藉餘蔭主盟。絕秦東下。成景厲皆庸主也。蜀之盟。楚爲主。傳書之曰匱盟。言畏晉而竊與楚盟。猶知晉也。鄢陵雖非義戰。尙有餘風。悼起而繼之。三駕而楚不能爭。會

于蕭魚卓然與召陵、葵邱媲美。越二十年盟于宋。晉權分矣。浸淫而昭而頃。至定會召陵謀楚。臨以天子。合十八國之衆。敗於士鞅索賂而無功。時齊景爭霸。盟鄟陵謀納昭公。敗於梁邱。據受錦而不果納。末流下失。至大夫盟於其君。家臣盟於其大夫。陵夷極乎黃池。而愈不足相維。戰國游士之禍烈矣。

征伐篇

易曰。容民畜衆。丈人之所以貞吉也。春秋時。一戰爭之天下而已。周室凌夷。征討絕跡。卽伐義亦無足當者。王伐鄭而但從蔡衞陳三弱國。子突救衞。格於衆諸侯無功。然而王亦嘗命方伯矣。當齊圖霸而奉王討衞。得賂罷師。不請於天子。豈大司馬九伐之法哉。若會於稷。伐宋。晉衞陳鄭伐宋。會于夷儀伐齊。齊晉各伐魯討季氏。可以書伐矣。而卒成宋亂。定公子鮑位。同盟于重邱。各受季氏貨。不成爲伐矣。會劉子伐楚。經止書侵。侵示譏也。滅取襲獲降潰無論矣。書戰二十有三。來戰無名。書遷凡十。遷郢爲善。書圍四十有四。同圍齊非過。書入二十有七。吳入郢最無禮。書城二十有九。城成周可無譏。書執三十有一。晉執戎蠻歸楚不知恥。書乞師五。公子遂如楚。壞周公法。救無不善。救而次。救不善矣。次無有善。伐而次。次斯善矣。至如邾執鄫子用之。楚用蔡世子有。意如用人於亳社。六畜不相爲用。何其慘也。雖諱魯不書。書取郞。亦猶是直書其事。而事可考。義自見者耳。不然。春秋無足當伐義。而書伐二百一十有六。亦曰。其出師時。必有所執之辭焉云爾。然若齊之侵蔡伐楚。不戰而屈人。近王事矣。晉悼之三駕。其次也。固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乎。春秋亦祇直書之。佳兵不祥。筆嚴而意深矣。

春秋正人倫論

春秋之作。所以正人倫也。正人倫莫先夫婦。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未可徒咎女之不祥矣。左氏親炙此意。故先敍惠公仲子。明隱桓之弒。蓋有由來。繼以衞莊公不敬其嫡。釀州吁之亂。降及宣公。上烝下淫。禍亦愈烈。微齊。其國亡矣。齊復以多內嬖。殯踰六旬。亂與晉獻公等。吁。此桓霸之不終。而管子非王佐才也。獻且不辨同姓。平公效之。以蠱惑死。至鄭文弗禁芈之出勞。莫保二女。宋平納棄。莫保世子。蔡景下淫而有子禍。陳私夏姬。齊通棠姜。皆及身受其弒。而棠姜卽以滅崔氏。夏姬旣戕其君其子。申公巫臣亦且前死。族滅於楚。何女之不祥如是。乃雍姬且信其人盡夫。欒祈通於其老而忍訴其子於父。則又其手自刃也。嗟夫。婦道無成。士也二三其德。德二三。禮廢壞矣。逆婦而卿不行。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也。脩贄而幣告虔。御孫以是嘆男女之無別也。左氏備述之。綦深切矣哉。彼女之賢者。猶能敬戒其夫。曾爲之綱也。而曷其奈何不敬。

春秋戒專利論

貧何損於家。富何益於國。春秋之作。戒專利也。蓋財。人所同欲。賢智用以發身。愚不肖于以賈禍。左氏述之。有不厭其詳者。歷觀賢君衣食弗專。必分人也。遷邢如歸。師無私也。伐原示信。地不貪也。息吾民而出其積。散厚藏也。獻十穀而請衞侯。恤隣封也。忠藎之臣。則毀家以紓國。有若楚穀於菟。年饑以父命貸民粟。戶一鍾。有若鄭子皮。請公粟貸。使夫夫貸己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有若宋子罕。而甯武子貸魯

曹。貨筮史。唐飲從而竊馬。蔡固請而獻佩裘。皆能忠於君。不惜其財者也。乃奸邪卽厚施以竊國。若宋公子鮑。齊世卿陳。然亦多欲之主。力爲驅之耳。故夫求劍玉。欲敗度也。納郜鼎。寵賂章也。初稅畝。變古也。二不足。踵而甚也。賞郲庶。其訓盜也。復以郲糧歸。貪不改也。衞輒之卒死於越。毒其民也。齊景之莫保孺子。征無藝也。亡下陽而敗戎。奪之鹽。益其疾也。納璧馬而假道。忽遠害。狃近利也。楚城陳蔡不羹。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晉霸之終於不振。政出多門而諸侯之幣日重也。烏有爲君可以專利者哉。惟臣之有家亦然。謀去羣公子而誰先。強也。鄭曼滿之弗過。貪也。秦伯弟鍼之出奔。富也。國交惡而滅駟。秦侈也。公子申之不終。賂也。令尹子常之竄死。賄也。殺子孔而分其室。專也。樂王鮒之死而戮。鬻獄也。子反之不免。貪進也。甯喜之滅其卿族。多邑也。成虎之知其將見殺而不去。懷寵也。鄭人相驚以伯有。用物宏也。數公孫黑而懼弗及。亂無厭也。蔓成然之爲王患。不知度也。陳轅頗之逐於國。私封田也。殺子南而轘觀起。馬數十乘也。文子免而戌必與。多財且驕也。鄭棄申侯以說晉。知臣莫若君也。楚誅無極以解讒。蒙王而自利也。崔有室而慶封奪之。封奔吳而聚而殲之。天富淫人。非祚之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豈不信耶。是故子產辭賞。晏子毀宅。子尾致邑。宋人獻玉。而子罕以不貪爲寶。范武子將老。謂其子曰。爾從二三子唯敬。公孫黑肱告其屬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嗟夫。唯貧與敬。乃能永世。六卿之衆。非必三家獨盛。趙文子爲政而輕諸侯。幣韓宣子求環而終不敢邀二罪。魏獻子聽梗陽獄而卒納諷諫。却女樂於訟者之宗。荀與范也。不世其德。或受財而主季孫。或求貨而不恤蔡難。貨賂薰心。貪殘肆虐。驕侈成習。專利而不知止。衆之所怒。

天必從之。而顧欲賴前哲以免也。必不然矣。

魯十二公書法論

論者謂朱子綱目。於正統繼序書卽皇帝位。簒弑書自卽位。義法一本春秋十二公之書卽位不書卽位。非漫然也。嘗竊疑之。朱子由後論前。得直行其書法而一無所諱。春秋魯史。孔子魯人。豈獨定哀間有微辭哉。隱之不書卽位也。左氏曰。攝杜林因而釋之。以爲隱將讓國。不脩卽位之禮。故史不書。必謂仲尼削之。仲尼安得而削之。如使得而削之。則桓與宣皆當不書卽位。書卽位者。是自隱其簒弑。欲同於承常繼序。故史不敢不書。仲尼卽不得削。美惡不嫌同辭。其信然歟。自是而莊不書卽位。文姜出。公志也。閔不書卽位。亂也。僖不書卽位。公出也。史不書。仲尼亦不得而補也。自是而文成襄昭哀皆書卽位。當也。定之無正。公未立也。夏六月。昭公之喪至。公始立。書曰戊辰。公卽位。與書卽位於正月無異。而公之不得正其始。亦卽可見。禮。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卽位於柩前。昭之薨於十二月。使定以禮嗣位。則其年書正月可也。喪踰年而嗣未正位。其時固無君也。無君卽無正。而得以常例論乎。朱子魯頌集註曰。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魯史。仲尼魯人。安得漫以己意而從而削之也哉。乃其釋隱之所以削。莊閔僖之不書卽位者。皆曰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則桓宣未上請也。一弑其君自立。一公子遂弑嫡援之以立。抑又誰承乎。文成襄昭哀此五公者。執上請命而皆書卽位乎。以是知其或書或不書。魯史舊文。仲尼亦因其實以著之已耳。觀夫司敗問昭公。而直對曰知禮。引吳孟子而卽自

任曰過事君之禮也。哀十二年。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其諸不非其大夫之義歟。且於詩存魯頌四篇。而南山之刺桓。敝笱載驅猗嗟之刺莊。皆繫於齊風。其爲尊親諱也深矣。烏有其君之卽位已書史策。而任己意以削之也哉。如是則春秋一本魯史。而亂臣賊子何由得懼。顧獨不聞天王狩于河陽乎。是孔子之特筆也。是朱子之所竊取也。其他如齊公子商人不以舍未踰年而不書君。鄭公子歸生不以弒自子公而從末減。晉趙盾之弒。已書於太史氏。必從而贊之。固皆所謂直行其書法而可無諱者。要豈以之例魯哉。必以例魯。則羽父弒隱公。共仲弒子般。閔公襄仲弒惡及視。而書薨書卒。其魯史舊文歟。卽當改正。乃歸之仲尼親筆。以爲春秋有諱義。則愈不於公之卽位既書。獨可不諱而從而削之也明矣。

傳例論

君臣父子。恩最篤。誼最明。經聖人筆削。猶不勝其議論紛紛者。狃于社稷爲重。如晉世子申生。公羊謂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是已。孟子之論小弁也。幽王無必殺宜臼之心。故得留其身以繫社稷。夫父母生之。父母殺之。是自我受之。而自我歸之也。君賜臣死。臣不敢不死。義無所逃於天地也。奔新城而殺其傅。申生得不死乎哉。此義不明。而齊光敢于弒矣。衞輒忍於拒矣。書曰。晉侯與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一例例之。無可疑者也。乃專以君臣論。臣無二心。天之制也。陳洩冶極諫而死。左氏引孔子言以非之。胡傳於義精矣。且曰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是使人臣必無諫於其君。坐視其顚危而不顧。國

家將何賴焉。是龍逢、比干果非俊物。而容默希寵者轉得託於明哲也。於義何居。書曰陳。明乎其君與用事之臣同殺之也。曰大夫。不失其官也。書名以垂後戒也。諸侯死則名之。何況大夫。必援宰咺、宰糾以書名爲貶。則孔父、仇牧。於例已不通矣。歷考春秋。殺大夫無不名。惟曹與宋有不名者。曹值戎侵。宋昭無道。所殺非一人。不勝名。或赴告有未及。魯史有闕。不得而補。若夏五、郭公。於褒貶無涉也。何獨執之以爲洩冶疑。且晉殺欒盈而不具官。貶矣。然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具官矣。左氏曰。貴之。胡傳謂不能具官。卽具官亦不盡關褒貶也。傳例之不可通。類如是。況拘拘於或月或不月。或日或不日之陋焉者乎。朱子曰。因其事而實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不可揜。又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準其大以例其細。而無所膠於心。固比事屬辭之敎也夫。

左氏好怪辨

范甯譏左氏曰誣。豈以其好言怪歟。然皆推本於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休咎。聖人能知而能不言耳。左氏言之。吾求其誣不得也。請以傳之記怪者詳之。齊襄公田。見彭生射之。人立而啼。沙鹿崩。卜偃以爲大咎。晉獻公卜驪姬。而曰不如從長。太子申生見告。狐突以請上帝。秦伐晉而筮之。繇無不應。晉景公夢大厲而卜不食新。鸜鵒來巢而公孫于齊。若類乎誕者。然彭生實由公使。晉禍烈矣。沙鹿之崩驗矣。獻公不避同姓。夷吾實多失德。高梁之死。圉亦非才。獻麥殺巫。景豈能賢。昭公不推心以任子家。不量力以去強族。夫何莫非本於人事乎。乃其記鄭內蛇外蛇。而述申繻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有神降於莘。而述史

嚚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石言於晉。而述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悼公問宋火。而述士弱曰。在道。國亂無象。龍鬬於洧淵。而述子產之拒請禜者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而禳之。則彼其室也。明乎妖固自人。任道則可。徒禜無益。皆精義也。至其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而宋衛陳鄭災。因以示救災之方。終斷之曰。陳不告。許不弔。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追誌辛有之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上警人主。下戒匹夫。眞史之良也。而豈術士家語哉。若其有蛇自泉宮出。魯人以聲姜之薨。謂爲蛇妖。而毀泉臺。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而宋共姬遇災卒。聲伯占夢之暮而卒。呂錡夢射月中楚王目。身亦隨斃。范文子。叔孫昭子使祝宗祈而皆卒。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石隕於宋五。隕星也。晉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或有驗。或無驗。固信傳信、疑傳疑之體也。彼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人之聰慧。有不容以尋常例者。公冶長之通鳥言。亦猶是也。豈有誣哉。亦求其黠且富焉可矣。

左氏經世論

左氏之足經世也。經立其常。權濟其變。豈獨尊周室以定君臣。正人倫以別夫婦。戒專利以保家國。表德禮以靖兵刑。黜反覆以信會盟。崇退讓以礪廉節已哉。卽如明英宗土木之變。終能復辟。人以爲于忠肅鑒南宋之敗。迄有成功。不知其成敗之決於事幾者。早具左傳中。晉陰飴甥對秦伯。以不憚征繕以立圉也。而夷吾歸矣。豈朝以入、夕以死。婢子果與有力歟。鄭公孫申謀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遂以我

執一人焉何益。而鄭伯歸矣。鄭伯歸而討立君者。殺叔申。事復與英宗類。信乎果非其人。還以害身乎。嗟夫。純臣豈爲身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何知焉。至楚子謀遷。而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尤爲宋之自汴梁而建康而臨安而崖州。偷生苟且。亦終必亡之大惕鑒也哉。則左氏之謨眞訏謨。而徒以豔羨之。以其誣譏之。其不知左氏也實甚。夫前車之轍。後車之鑒也。讀書者見古人之成。必思其所由成。以自免於敗。見古人之敗。必思其所由敗。以自圖其成。此窮經切己之要法。而謀國之善術出焉矣。

魯隱公論

元妃孟子卒。無出。立嗣以長而屬隱公。禮也。桓母仲子。同一繼室耳。豈惠公嬖之。立爲夫人乎。隱讓以成父志。不謂非賢。顧既帥國人奉之矣。桓之不肖。羽父之不臣。誠不容誅。而公之處此。亦有未善者。當始攝時。桓誠少。攝已十年。桓長矣。保無歆心。至羽父請殺桓。而曰吾將老。吾將授。將者、未可知之辭。度亦非桓所樂聞。夫羽父之請以求大宰也。求之我而不得。遂勢必轉求之桓。趍利之心。何所不至。令當斯時。執羽父。聲明其語。正之典刑。迎桓而奉身以退。眞可蒐裘老矣。若隱公者。有仁心而無仁術者也。且兵者、國之大事。命將、君之大權。輩於四年會鄭宋。十年復會伐宋。俱不待公命。微桓亦豈能終守臣節哉。是故仁者必有勇。

魯四君不書弒論

隱公十有一年薨。杜氏曰。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閔公薨。杜亦曰。史策諱之。而劉原父氏獨以

爲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胡傳因之。以爲舊文必以實書。陳氏止齋於閔之弑。且引傳文。謂魯春秋固書公子慶父弑公於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嘗竊按經義。當從杜氏隱之書薨。桓意也。亦猶書卽位焉云爾。然則其不地奈何。傳言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旣不成討。恐因地而遂彰。亦桓意也。慶父力能弑二君。圉人犖、卜錡。固其所嫁禍者。書卒書薨。慶父所使耳。且旣奔而縊。猶謚曰共。子敖猶爲卿。若正其爲弑。而僖公得晏然以處乎。以友酖叔牙而許其立後例之。亦未必非友意也。至襄仲之惡。豈減崔杼。襄仲之權。且勝慶父。又有宣公爲之主。故殺惡及視。視不書。召叔仲惠伯殺之。埋馬矢中。不書。不得與孔父仇牧同。則其書子卒。愈無疑也。魯史雖良。豈不畏橫逆之及。而趙盾爲法受惡。猶有人心者。夫史不諱國惡。古制也。若果書其實。如劉胡陳所云。事已在前。仲尼何必改。惟旣如是以書之矣。必改以從實。是揚國惡以沽直名。情理之斷不可者也。況觀於討寫氏不力。而隱公之弑明。觀於慶父如齊。而子般之弑明。觀於夫人孫邾。慶父奔莒。而閔公之弑明。觀於逐東門氏。而子惡之弑亦明。爲尊爲親。夫子亦因之而已矣。欲蓋彌彰。君子亦務其實而已矣。崔杼之兇。適以成太史氏兄弟之實耳。若曰亦旣諱之。而以不葬不地爲弑例。其何所別之於子野也哉。

黨逆論

公族之侈自魯始。世卿之張自晉始。而黨逆臣以無禮於君者。惟晉實甚。非盡世卿之過。亦其君有以導之也。文公創霸。轟轟烈烈。曾不知君臣無獄。而以私憾黨元咺。執衛侯。其後景厲黨孫林父而強歸之。遂

貽衞患。悼公、賢君也。亦不念林父之殺公使。敗公徒。大逆難容。反問衞故於弑君之荀偃。無乃大病將至。而明與俱督乎。意如斥昭公。而范鞅任其無咎。荀躒令其歸祭。世卿之張。所由來漸矣。齊景妄希霸業。而黨范中行氏伐晉。是不知世有君臣也。黨衞輒拒聵伐戚。是不知世有父子也。所由孺荼莫保。國歸陳氏。而晉亦分於三卿也。悲夫。春秋大書曰。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不與其歸晉。而稍從末減者。亦猶請討陳恆之義也哉。

桓公論

桓公弑兄自立。謀所以保其位者無不至。知鄭莊之無王也。卽位甫三月會之。餌以許田。四月復盟焉。二年會諸侯成宋亂。亦爲己地也。三年會齊於嬴。會杞於郕。春秋時諸侯雖由篡立。一與於會。後有欲討者。無所加兵焉。曹人請於晉而負芻復國。其最著也。嗟乎無所加兵。可以已矣。又使翬如齊逆女以結大援。孰知其卽得死所乎。是故患每生於多備。而罪必終於莫逃。

子同生書法論

桓公六年書曰。九月丁卯。子同生。是聖人之特筆也。而杜云。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所生。故史書之。竊謂不然。按杜注。文公爲聲姜子。是亦適夫人子也。胡不書。則遁其說於父未爲君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雖僖公納幣逆婦。不見於經。而八年用致夫人。公羊以爲齊之媵女先至。脅公使立爲夫人。其於義誠不允。而公之逆婦在卽位後可知。則文公之生。當在卽位後。然猶曰意之也。至成公之爲穆姜子。杜有明

注矣。穆姜之爲適夫人。經有明文矣。而成公之生不書。以是知子同生之爲夫子特筆也。固隱以報仇之義屬之矣。且莊元年書曰。夫人孫於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之爲禮。則父仇必報之爲義。明甚。豈果以魯弱。忍而請殺彭生乎。然十年敗齊於長勺。復敗宋於乘邱。而齊乃還。是固以桓節制之師。又有宋爲之輔。而敗之還之。力不必其弱也。則以襄無道之主。聲罪致討。不必其不勝。就令不勝而返。於不共戴天之義。亦且無愧於心。乾時之敗。徒以納糾爲名。斯於義無取耳。顧且納幣於仇女。而狩于禚。受衛俘。及齊圍郕。俱不足責。後嗣之莫保。夫非其不循禮守義之愆。自貽戚歟。獨杜氏注傳出自一人。何前後之舛也。

鄭昭公論

鄭公子忽之婚於陳。陳請而鄭伯許焉。及助齊敗戎。齊侯又欲以女妻之。婚已在前。假父命爲辭。禮也。杜氏以其甫立而奔。旋歸而弑。遂謂宜從祭仲言。結齊大援。夫齊誠大援。敗戎豈必非結人誠自強。援於何有。若其不才。多援何益。且齊亦焉足爲援。忽之復歸於國也。當齊襄公時。襄以文姜禍魯。是亦忽所前辭者也。是忽早免一禍矣。殺子亹。轘高渠彌者。襄也。援齊而齊助。助止此矣。未幾。襄亦見弑。又將失誰援耶。然襄實無道。忽固循禮蹈義者。能敗戎。前知高渠彌之不可用。亦且有才。其所以治鄭之人民。不見經傳。杜氏又據傳善自爲謀語。謂言其不能謀國。則詩之詠自求多福者非矣。突固所謂善謀國者。而祭仲逐之。易於拉朽。摧枯。則又何也。考忽之立由祭仲。奔亦由祭仲。弑由高渠彌。二人者。皆其佐寤生以敢拒天

子者也。無君之心。習而安焉。夫固以立自我立。出自我出。納自我納。弑亦自我弑耳。然則寤生之不及身而弑。幸也。於公子忽何譏焉。

經不書鄭公子忽與子儀論

桓公十五年五月。書曰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明當立也。未二年。高渠彌弑之。立子亹。不一年。齊殺之。祭仲迎昭公弟子儀立之。突刼傅瑕與盟。使弑而納已。故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抑何辭嚴而義正也。突無從置其喙矣。論者以忽之弑。子儀之立與弑。皆略不書。謂許突爲鄭伯。豈春秋旨哉。突之不當立。已正其罪於前矣。書曰。突歸於鄭。不同忽之繫於鄭。不與其歸也。曰。鄭伯突入於櫟。正其名。不與其入也。然則子亹立自亂賊。或可不書。忽與子儀之不書者何。魯方黨突。爲會宋衛陳蔡伐鄭以納之。伐者子儀。尙書忽與子儀哉。然突簒已著。聖人亦無煩追錄之矣。或曰。突有簒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善善長而惡惡短。其聖人之微意歟。然終不得謂略忽與子儀不書。爲鄭伯乎。突也。

五霸論

無霸之禍烈矣哉。齊桓公歿未踰年。鄭卽朝楚。徵晉文。其爭霸不待魯文公十三年後矣。中處桓文間者爲宋襄。不量德力而圖霸。先儒何取而許之。則曰盟曹南。謂春秋於桓之霸也。特書齊侯。文之霸。聯書晉侯。此書宋公。故謂其爲許之也。嗟乎一盟遂足稱霸哉。未幾。盟鹿上。傳云求諸侯於楚。爲楚執。徐爲楚敗。重傷以歿。有兩司馬而不知任。虐二國君而用鄫子於社。不智不仁。無禮無義。烏乎霸。且孔子之許霸者。

爲其能攘楚以尊周室也。求諸侯於楚而顧予之。豈春秋旨哉。不予求諸侯於楚者以霸。其必不予楚以霸也明矣。秦雖敗晉。未盟中夏。是幷不得比於曹南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故於集注取丁氏焉。夫三王云者。義不專繫乎周。何獨於五霸而專繫之周乎。如以桓文後無霸而姑許之。彼秦穆者。左氏不且於三良之殉。而曰不爲盟主也宜哉。況楚莊之親於其身禍中夏。又不如進黃池而許之。猶不失爲周之宗盟也。必不然矣。

僖公論

人主馭臣。賞罰而已。傳稱僖公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顧不見於經。亦不見於左氏。夫臣罪莫大於弑君。而置慶父不問。使得自縊。誰遣戍衞私楚者。而刺公子買以求說於晉。是得爲天討也乎。謂能感天而不雩得澍其信乎。秋大雨雹。冬大雨雪。八月螽。日食三。天之儆之者至矣。天命有德。簡在帝心。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者。公也。知柳下之賢。寧獨文仲黜展禽而賞季友費。賜孟叔氏族。循省百官之謂何。孟子序柳下而曰不羞汙君。其將以公爲何如主也。

魯三家論

世祿不世官。聖人之制也。魯何以有三家。僖公以季友立己。私焉。因及孟、叔。其時孟叔皆身爲亂賊。而茲興敖復鮮克由禮。故季友行父爲國人所許。名聞列邦。若宿若意如若斯。或作三軍。或舍三軍。或取卞而行欺。或聚黨而逐主。皆悍然其無君父。遂見囚於家臣。至肥而愈不足道。乃其前後同朝。孟則莊子能孝。

偉子能悔過。懿子南宮敬叔能事聖人。而武叔敢於毀聖人。其賢不肖何如也。然叔孫氏若豹若婼。正不可沒。豹受武子之禍。身幾爲戮。婼於平子有異志。使祈死。至其以邾故見執於晉。不欲貨免。豈不與豹之拘于會。後先濟美也哉。皆有以感強隣。格巨卿。與國並受其福。獨無如此楹之可惡。不可去。不得已而寧死以避也。宿與意如。不忠之罪可勝誅耶。然而范文子許行父以忠矣。左氏亦曰忠。舉家無私積、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以當之。志而晦。婉而辨。微而顯矣。無論其多行無禮以徐自及也。當襄仲殺惡及視。力足討仲。默無一言。宣公既不能如婼之不勞殺豎牛則亦已耳。及公薨。仲子公孫歸父實謀去三桓。然後舉其父以爲罪。昌言而逐東門氏。是得爲義討也乎。雖其於莒僕之奔。立出諸竟。差賢宿之受邾庶漆閭。而以鞍之功立武宮。又何與作林鐘類也。然而魯人又且以忠許友矣。表其繇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顧何以坐視子般、閔公之弑。不以討賊申其義也。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力能制叔牙。酖之鍼巫氏。獨不能制慶父耶。且立與弑相距僅三月。何漫無防閑耶。脫身奔陳。所謂臣以死奉者安在。閔公立來歸。卽當上請天子。下告方伯。聲其弑般之罪。與國人共討之。雖百慶父無逃也。乃安之若無事者。以騁其再弑。毋亦僖公之屬。思自邀寵於成風。而隱忍以成斯舉也乎。不然。難之未已。齊仲孫湫歸白桓公。友身籌國。寧有不知。比再弑矣。猶且曲全之。既前爲叔牙地。又復爲慶父地。總皆樹其黨以自爲地。忠於君者固如是乎。卽謂宿之敢於欺而襄公幾不欲入。意如之敢於逐而昭公終薨於乾侯。皆其貽謀也。可而曰爲公室輔。豈定論哉。爲公室輔。雖豹與婼不足當之。其孟獻子乎。獨惜得國之專。不如季。幷不如婼之踰其父兄。幸不至

不用如子家羈。終出亡耳。要其德其才。美不勝述。第觀子稱莊子以孝。曰。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大學釋平天下。終引其言。至今誦之爲萬世法。聖人之徒。蓋心許之久矣。顧雍徹而魯論統書曰三家。子貢問今之從政。而集註云魯三家之屬。豈定哀之間。莊子之後。鮮有能繼世者。亦復同惡相濟歟。作三軍而誣及叔孫。卒伐邾而諫咈孟氏。無君之事。二家將有不能爭者歟。物極必反。三桓之子孫微也固宜。浸尋戰國特生孟子。直接聖傳。意天實啓佑之。以爲孟氏一門重道之報。而獻子之遺澤遠矣哉。區區史氏之繇何有焉。

讀左管窺卷下

左氏敍戰法論

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也。存不得已之心以用。而用於是乎善。習春秋者謂左氏好言戰。文以敍戰爲極勝。文極勝、然矣。而曰好言戰。是不知左氏也。試觀其敍桓公伐楚不及戰陣以師進師退。表桓公之有禮。終舉屈完之言。歸於以德。韓之役。述韓簡之引詩曰。匪降自天。職競由人。敢輕言戰哉。敍城濮陣法差詳。而謀帥以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子玉無禮。楚所由敗。少長有禮。晉所由勝。卒乃極言之曰。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可不謂善用戰者歟。文之能繼桓者以此。而執曹伯畀宋。執衛侯歸京師。又私許復曹衛。是夫子所謂譎也。豈獨天王狩於河陽。重煩聖筆也哉。自是以後。戰不可問。左氏敍之。敗秦於殽。不及陣法。先以蹇叔之哭。繼以王孫滿之譏。終以原軫曰。以貪勤民。示戒深矣。若其於邲於鞍於鄢陵三大戰者。備極瑣屑。而一則曰舟中之指可掬。一則曰蕭同叔子爲賓。一則曰旦而戰。見星未已。初不諱其爲陵暴黷武也者。而豈其許之也耶。至吳入郢。殆又甚矣。惟晉悼公三駕而楚不能爭。左氏於筆墨外有餘慕焉。大抵其曼衍也。則五花八門。雜而不厭。其約舉也。則短兵狹巷。周流六虛。而城上有烏。一歲七奔。則竹籟松風。微雲疎雨也。然二百四十二年運會升降。悉具於此。左氏豈好言戰哉。然則向戌之盟以弭兵。得乎。是又不然。

滅項書法論

此滅項也。孰滅之。魯滅之也。曷以知其爲魯。春秋之例。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但曰滅項。以是知其滅之者之爲魯也。左氏謂公未歸而滅項。固經與傳之兩無疑者。獨公穀以爲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曰。爲桓諱。彼滅譚滅遂。何獨不爲桓諱。而乃於項乎諱之。於項乎諱之不言齊。亦當書遂襄十年。晉因會祖而滅偪陽。書曰遂滅偪陽。不書遂。以是知其滅之之非齊之爲魯也。主公穀者謂齊以淮事委公。公誠無緣以滅項。則齊何因以止公。齊不止公而夫人會齊侯於卞。誠非禮。其得頌之爲令妻乎。以是知夫人之會之必非無故也。且齊既以淮委公。則公之至直書自淮可矣。而曰自會。以是知委淮之未可爲據也。以是知至會之信爲公諱執也。且公誠有事於淮。何必定至於夫人會後。夫人卽欲會齊。何必定於滅項後。然則滅項而齊止公。止公而夫人會齊。會齊而齊侯釋公於齊師。以得書至。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以是知項之滅。滅之者之爲魯也。然則公自滅之乎。曷爲不書取與鄟郜鄫同。胡氏曰。執政擅權。故聖人不以爲諱。書滅以著強臣之罪。第其時季友方卒。行父尙幼。必以爲季孫。或非。而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輩。皆無君賊也。能保其不帥師以滅人國。而安所執之以爲滅之之必爲齊也哉。

卜筮論

卜筮之占。其用最古。所謂奇而法者也。左氏喜言之。多徵驗於夫婦男女之間。如晉驪姬、魯叔孫穆子。是矣。而立解之正。無如魯穆姜。雖語與易文言略同。要其自訟則曰。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

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抑何精而核。微而顯。獨怪其聰慧有是而不克制於欲也。然則能作穆姜之解。卽驪姬之筮吉不得謂短。必謂筮短。彼晉侯疾卜桑林而請禱。不禱而疾有間。則龜亦未必其果長也。夫龜、象也。筮、數也。象與數皆後起者。以言乎長。其惟禮義乎。故晉韓簡之對惠公曰。匪降自天。職競由人。則使明乎夫婦之義而能制其欲。獻公不以驪姬爲夫人。申生奚齊卓子高梁之禍不作。叔孫穆子不苟合於庚宗之婦人。則豎牛餒死之占不驗。而孰短孰長。可弗問也。彼黃裳元吉。參成可筮。子服惠伯。固學此矣。易不爲小人占也。龜雖失傳。其能違禮義而告吉徵哉。

單伯非魯大夫論

單伯、大夫爵也。左氏以爲周。諸儒以爲魯。竊嘗揆之情理。權其時勢。以爲宜從左氏。爲周大夫。何以明其然也。挾天子以令諸侯。前此未有。固管仲獨得之祕。佐桓以霸者也。桓之入齊有年矣。仲之經營於內治者。亦既次第就理矣。值宋亂之當平。而首會於北杏。有不請於天子者乎。請於天子而天子使單伯來會。此情理之可推者也。然則其不書王人若子突者何。曰。子突、微者也。王之大夫不名。以爵繫氏。書單伯。亦若書祭伯召伯焉爾。然則其不書於北杏也何。曰。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止書會伐宋。宋亂既平。故於鄄。赴以單伯會諸侯。歸功天子。以耀於列邦。并以諷魯也。若果爲魯大夫。與公子結等耳。以結爲辱。伐我西鄙。顧以單伯爲榮。赴於諸侯乎。此情理之必不然者。無可疑也。且莊公於是時方有納糾之嫌。而敗齊師於長勺。敗宋師於乘邱。而齊師還。雖柯有盟。而曹劌刼之。魯固不欲親齊也。魯誠欲親齊。公將自往。豈使單

伯。十五年再會鄄而魯無人。十六年同盟於幽。而杜謂以微者往。魯誠不欲親齊。齊亦豈能釋然於魯哉。徒以脩霸之故。勢不得不藉望國以聯諸侯。遂一恣公所爲。而如齊納幣。如齊觀社。而桓且屈意與公遇於穀。會於扈。至二十七年再盟於幽。公始與焉。愈不應於北杏。卽使單伯。而單伯之非魯大夫無疑矣。若元年逆王姬。與文十四年使齊之單伯。其爲魯與否。吾不敢知。乃胡傳於元年引杜注而特表之曰。吾之命大夫也。於會伐宋於鄄引杜林注。以爲諸侯會王臣之始。不別立義。其亦疑其爲周大夫也歟。

齊人執單伯子叔姬論

甚哉魯君臣之無志。而謀國亦可謂無才。方商人行弑時。豈不知舍爲魯甥。心已輕魯矣。卽甘受其輕。於甥亦自有恩。不請於天子。不告於方伯。不赴愬於隣封。伸大義以誅亂賊。而襄仲請告於王。僅藉寵以求齊曰。請受而罪之。嗟乎。叔姬何罪。兇人負大罪耳。王許魯請。以使單伯。單伯卽宜進命討之義於王。正告於魯。而貿貿然以往。其幷叔姬而執之也。曷怪焉。夫人身爲大逆。雖甚悍。斷不能無畏心。而魯轉以畏齊。季文子如晉不乞師請討。動以方伯之義。眞若叔姬之有罪宜執者。而乞憐於天子。乞憐於方伯。天子方伯置商人之簒弑不問。亦若叔姬之有罪宜執而代之乞憐。見義莫爲。從風而靡。適足長齊驕而益魯辱。其無志與魯君臣等。且魯承僖公。於晉未有隙也。會於沓。會於棐。衞鄭其猶睦也。蒐卒簡陳。其兵力非甚寡弱也。師曲則老。直則壯。曲在齊矣。安所畏諸。傳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其聚幾何。其施又幾何。度必不及陳氏。孔子請討陳恆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固壯公志。實知己知彼勝算也。申池之弑。歇與職。

小人之微乎微者。納諸竹中而歸。舍爵而行。若無人焉。商人之不爲臣民所與。亦明甚矣。故曰謀國無才。先儒據齊之敢執單伯。謂非周大夫。夫周之陵夷極矣。惟桓文假之以令諸侯。諸侯始知有天子。前乎此。戎不且執凡伯乎。鄭不且敗王師乎。魯齊宋陳蔡不且拒王人以伐衞乎。後乎此。王師不且敗績於茅戎乎。商人之悍。不有其君。何有於王使。書曰至自齊。明乎其自齊釋之也。比事屬辭。凡伯非使於齊也。故書敗績於茅戎。諱不在王也。故書伐鄭不書王敗。救衞不書拒王人。安知不書歸京師之非爲王諱也。且安知逆與送非傳寫之訛。送固不當於築館前。逆亦當於築館後。使單伯果爲魯命大夫。當與齊之國高。與魯終始。何此三事外寂無一聞也。故不得舍左傳而狥他說。

荀息論

荀息之死。義當從晏子所謂親暱者。豈得比於孔父、仇牧哉。先儒見書法從同。以爲春秋許之。故公羊氏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強禦。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胡氏因之曰。書及。所以著其節。而左氏引詩。遂若眞與其不食其言者。嘗深疑之。讀司馬氏之論。謂息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不可救於已歿之後。左氏之志所以貶。非以爲褒。而乃決然於荀息之信不得與孔父仇牧比。位居師傅。不輔奚齊卓子以退守其分。而從獻公於昏。將并不得與嬖倖之無與於匡救。責以死其君者比。明乎人臣之當引君於道也。故齊石之紛如不書。賈舉州綽等不書。宋蕩意諸不書。晉殺其大夫胥童不書。然則荀息之書及。何也。以甚里克而正其弒君之罪也。克傅申生。知其將廢。僅一諫於使伐皐落氏而止。驪姬謀殺世子。使

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固心畏克者。使克乘機喻之以義。刼之以威。申生可不死。乃許以中立。是申生不死於驪姬。死于克也。嗟夫。克強諫於獻公。度不過死。不中立亦不過死。中立自免。而卒伏劍於夷吾。死矣。固不得比於荀息矣。且既許以中立。卽當苟免自安。聯弑二君。不其甚乎。故荀息之死。非克手刃之也。孔父仇牧皆死賊手。書及者。殆督萬夫克也。春秋美惡固不嫌同辭。要有微義存焉。書及者。甚里克耳。豈以賢荀息哉。抑左氏一書。經之案也。敢越俎而侵經。竊聞之師曰。左氏始出。不見重於世。習左氏者。退爲之斷。然後大行。諸所引述。皆其附益。故純雜互見。信斯言也。則篇中白圭之詩。且未可爲信焉已。

書公子重耳對後

甚哉鍾伯敬之迂也。於重耳對楚子。遽斥爲非。且曰不可以其幸免而稱之。然則重耳將何以對。其許之羽毛齒革乎。抑許之子女玉帛乎。誠如是也。不得國猶可。得國而楚子執辭以請。是予之口實也。公子籌之矣。亦既曰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而必曰何以報我。此其望豈易塞。故以三避舍稍答其雄心。卽以與周旋陰汰其侈志。而楚子乃信公子之果英雄也。從而加敬矣。又以信公子之不我欺也。從而生愛矣。彼子玉者。直聾瞶人耳。自古豪傑雖相猜忌。未嘗不相愛敬。楚子亦豈庸庸者。城濮之戰。入居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誠使子玉遵其言。城濮可不敗。而顧以燕享爲歡。片言之不遜。乃害公子耶。其言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固已心折於其對矣。卽有害公子之心。且潛以戢。又烏知夫遜其辭以對之不轉以來其侮耶。唐之回紇。宋之金。事竟何如。遜而免。眞幸免也。厥後荀罃對楚共。語意俱同。毋亦左

氏之文筆乎。然而豪傑之相敬愛。則固有必然者。

書晉四女子

晉公子重耳出亡。卒得國。霸諸侯。豈獨狐趙賢乎。姜氏殺蠶妾。與子犯謀。醉而遣之。曹僖負羈之妻教其夫早自貳於公子。自是介之推母戒子以誰懟。與之偕隱。趙姬請逆盾母爲內子而已下之。又乞盾請爲嫡。使所生三子下之。是故介母嘉遯。羈婦知與姜氏無懷安。趙姬一身兼賢婦慈母。上繼關雎。下規女戒。嗚呼盛哉。

書子犯授璧後

晉舅犯從及河。以璧授公子曰。臣罪實多。請從此亡。論者謂極有深慮。不知者以爲要君。嗟乎。此而非要君。誰其要君者。人臣之事君也。內正其心。外舉其職。早夜以思。積誠以感。孟子所謂格君者是。而能必君之我許乎。寵至而不驚。辱及而順受。積誠之未能。徒以口舌爲防患之豫。淺矣。且既知有罪而乃請亡。是先軫可不死以自討。楚箴尹可不束身歸司敗也。幸而君賢耳。鄭厲公盟傅瑕而徐背之。列國歃血。繼以侵伐。士大夫天日可指。而反眼若不相識。微公子重耳。隙之生且自此滋矣。

書晉先軫狠瞫

子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又曰。惡勇而無禮。則子所謂好學。其文之以禮乎。晉先軫以殺之不顧而唾。爲無禮於其君。痛自討。免冑入狄師以死。得死所矣。狠瞫於箕之役。先軫黜之。怒其友欲與爲難。辭曰。死

而不義。非勇也。及彭衙以其屬馳秦師死焉。瞫與軫可不謂前後同符哉。獨何以以軫之勇而竟不知瞫也。

三良論

秦穆公春秋時賢君也。任用孟明。屢敗不改。聞言不入。必有結契於其心者。不可謂非容賢而愛才。悔過作秦誓。歸國本於一个臣。而能容不能容。利與殆隨之。不可謂不明於保子孫黎民。何忽忽於三良是殉。曾不念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至不得比於仡仡勇夫。無乃老將智而耄及之耶。黃鳥之歌。何忍聞也。是以後之人多原本詩意。從而咏歌嗟嘆之。獨曹子建以爲三良所自爲。曰。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而後君不失仁。臣不害忠。其信然耶。如其然也。則三良不且昧於幽明之故。死生之說。而所謂敬愛於其君者。亦末矣。此春秋所由削不書。而僅見於傳也歟。

孟獻子論

嘗論魯三家。獨取孟獻子。獻子誠賢大夫也。汪氏克寬謂與季文子黨逐逆謀。是何苛之深而考之疎歟。按文公十四年。文伯疾。請於朝曰。穀之子弱。弱者、少不更事之謂也。乃立惠叔。襄仲謀逆時相距不過四年。承孟氏後者。當仍爲惠叔。安得與季文子並列而論其黨逆乎。十八年秋。文已薨矣。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秋。宣已立矣。季孫行父如齊。斯作逆黨。逆之顯著者。而宣公元年如齊逆女。如齊納賂。二年中。魯大夫之奔走不遑寧矣。胡不一及獻子也。至宣九年始書仲孫蔑如京師。雖惠叔之卒與獻子之立。不見經

傳。而比事推之。作逆時。其爲少不更事也無疑。而汪氏之論。非苛實疎矣。厥後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盡取其子弟。以其二歸公。孟氏僅取子弟之半。以其三歸公。曾是黨逆者獨不黨同乎。至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謂獻子當國不應爲是謀。然比於黨逆。則有間矣。故不論。

三公子論

春秋時。去文武成康遠。禮讓之教微。爭奪之風熾。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夫妻相虐。兄弟爲仇。利之所在。靡有底極。得一恬淡無欲者。卓立於擾攘之場。豈不足風。論者轉以守小節。釀大亂。爲三公子咎。豈不誣哉。彼曹之弒其君。嗣者子臧之兄。吳之弒其君。僚者諸樊之子。時之臧逆喪。季子聘晉。弒已在前。賊將誰討。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札之言是也。所可立者。衛公子郢耳。當靈公之一再謂之。對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使靈公昌言於朝。召卿大夫士而命之。考古立嗣禮而正其位。度郢當不辭。若以爲僕有命。夫人有言。遂乃自立。是置君誠不如奕棋也。亡人之子。其能安乎。亡人子立而亡人猶據戚以爭。其又能安乎。爲父者忍於其子而能不忍於其弟。爲子者忍於其父而能不忍於其叔父乎。亂且自郢始。而烏在其能定亂。次莫如曹公子臧可立。然亦必負芻始行弒時。晉因諸侯請而卽討之。義申盟主。命出天王。臧庶幾乎不辭。乃亦既成之爲君。國人安之。閱三年而後執之。臧其得不逃乎。臧不逃。將謂臧何。且負芻以亂始。能不以亂終者。又何莫非臧之盡致私邑。有以愧之。使自戢以戢國人歟。若吳公子札。則萬無可立時。立於諸樊之始讓。心實難安。立於夷昧之旣卒。昧未聞其申父兄之義以命僚。僚誠重義。不以國爲利。自當致國

於札。僚不致而自立。札何由立。其能廢僚而致諸光乎。不能致諸光。光之欲甘心於僚也。即自僚立始。則亂直釀自僚耳。僚弑而國已光之國。國本光之國。光固曰。季子雖至。不吾廢。必欲討而廢之。是眞釀亂也。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安吾心以安吾國而已矣。

郤至論

楚子問郤至以弓曰。有棘章之蹤注。君子也。知人哉。至非君子。其能較然於生死之際。守義而不欺其志也哉。世之人小有利害。即反眼於友朋。鬩牆於兄弟。其自命爲儒而處不順於親。仕不忠於君。皆貪心中之也。至生死而悍然於其君父者。十蓋八九焉。中行偃無論矣。欒書固一時號賢者。手自執其君於匠麗氏。何其悍也。韓厥雖不與弑。而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成何語歟。考至之言曰。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莫大焉。夫豈不知君之欲殺己也者。又有錡與犨。交爲助力。足危君側之嬖倖。而其言固若是。是誠君子也。是誠明於義者也。是誠較然不以生死易其志節者也。即其戰鄢陵。三遇楚子。三下免冑而趨。天下有盡禮於敵國之君而不忠於其君者乎。顧射寺人以觸公怒。禮曰。齒路馬有誅。何況寺人。一於剛而不知克。犯惡名而不復顧。則問學之疎也。於其受命以死。而許以晚蓋焉可矣。嗟夫。三郤之隙。書實搆其間。而或且賢書與厥也。故爲至表之。

穆姜終幽論

穆姜以君夫人君母夫人之尊。不能自制其欲。至嬖僑如而不復顧其子。以再止公行。誠哉其自罹厥咎

矣。然子無仇母、臣無仇君母之理。乃文子自晉歸。逞其忿慼。幽穆姜於東宮而成公不得盡其孝。侈橫已極。故論者惜魯無潁考叔。吾則幸鄭無季文子。悍若文子。恐莊公將有不得制者。何況成公。占易之解。姜固精於易理。亦姜之怵于文子而知文子者悉也。彼僑如之惡。豈自今始。不早誅於不見公之日。至再辱而仍聽之奔。夫非文子之私暱之也者而何。以公子則必刺。君母則必幽。以是知幽之之非公意也。文子之罪。不且視酖公子牙。請慶父於莒而有甚焉哉。徒舉其取穆姜葬具以葬齊姜。謂虧姑以成婦之爲逆。匠慶用蒲圃之櫝。謂多行不義。必自及也。亦末矣。

荀偃夢論

申繻對魯莊公之問妖。曰。人之所忌。其氣餒以取之。妖由人興也。晉荀偃弒厲公。其爲忌也大矣。夢公以戈擊之而首隊。固宜。豈眞有公以擊之哉。左氏喜言鬼。取其驗於人之足信者可耳。子產之論伯有。曰。取精多。用物宏。匹夫婦之強死不得其所者。皆能爲厲。則結草以亢杜回。其老人將奚取而多。奚用而宏。又奚死而不得其所。意魏顆用父治命而嫁其妾。心必自喜。忌則妖。喜則祥。理或然乎。抑顆心自兆耳。晉侯夢大厲。時已立武。則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亦權辭也。妖不自作。又何疑焉。且物有質。鬼無形。妖猶必人授之釁。烏有鬼而不由人興者。偃實有不安於心。故動於所忌而夢與公訟。不然。厲公之弒。欒書與焉。公何以不訟書也。嗟夫。知其不義而不安於心。孰與夫肆爲不義而其心安焉者。則偃之罪猶當末減矣。

書甯殖言後

甯殖臨卒。以納衛君衎囑其子喜。異哉。已既逐其君矣。若之何又教其子以弒也。而喜竟許之。不知其許時。唯知父命而不暇計歟。抑已計之而視置其君誠不如奕棋。若子大叔所云歟。然則喜將何以處此。子太叔曰。君子之行。思其復也。思其後也。則君子於言。當亦如之。是時公孫剽立已六年。殖與喜也北面事之。可不謂爲君乎。君不可逐。獨可頑焉弒之而無忌乎。此其言之必不可復。不再計決也。如使剽未立。衛無君。若魯季孫之於昭公也者。則殖之言可復。而喜之迎立。且忠於君。孝於親。謂之克幹父蠱矣。至九世卿族。夫豈人臣所敢預計哉。幸而君諒其忱。與之共保功名。君之惠也。不幸而君必追咎其父以加之罪。至滅其族。亦君之賜。而於己之幹蠱固可無恨也。獨弒新君以迎舊君。有陷其身於大惡。得罪天下後世。爲萬不可耳。豈不念舊君事已在前。非己所與。援亂命以違父奉君。不謂爲過。必熟籌其後之族滅與否。而依違於君父之間。是計成敗。不計是非。則使衛君眷念子鱄。終德甯喜。九世之卿族依然無恙。而遂謂其爲能思其復。爲能思其後也哉。嗟夫。九世之卿族滅。而亂臣賊子引以爲戒。坐使昭公一出。意如行賄強世家若齊鮑陳、晉荀范。莫肯爲力。終於不復也。悲夫。

晉欒盈祁盈論

士大夫不幸生亂世。求免於禍。難矣。若晉二盈者。一見惡於士匄。一受愬於荀躒。遂至族滅。悲夫。祁盈之死。誣以專殺。欒盈何罪焉。匄甫爲政。聽不肖之女言。使城著而逐之。逐之足矣。更殺其黨十人。囚其黨之族。若叔向者幾不免。抑何酷也。猶且不足。始錮之於商任。再錮之於沙隨。使無所容於他國。則勢固不得

不歸曲沃。與其甲以入絳。因予之叛名。盡夷其族。要豈盈罪哉。盈之始入也。胥午爲觴曲沃人。語以欒孺子。皆嘆且泣曰。得主何貳。盈之善奚必不及人。特無如鞅父子何耳。當鞅對秦伯時。已欲得而甘心。言之驗。固鞅所自操矣。獨計位居下卿。爲平公者聽之逐。初不問其獲罪伊何。且從之會諸侯。以一錮再錮。若眞有其罪之難免者。則句之目無其君也。已習而安。又焉計書之曾與於弑而鞅且嘵嘵曰武子所施沒矣乎。夫晉之不君。豈獨靈、厲哉。數傳至頃公。又以荀躒言執祁盈。盈誠何罪。其討祁勝鄔臧以通室。非有枉也。其殺祁勝鄔臧。屬家臣。非手刃也。乃滅其族。分其田。并及其黨楊食我。是時主晉政者韓起。起卒。政在魏舒。二人號賢卿。舒前助欒氏。制於鞅父子。今何所制。默不一理其寃。嗟夫。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醜直惡正。伐異黨同。無情理可言。安有天人足據。而乃曰汰也哉。獨楊食我爲盈死。德其祖。以身與其孫報也。不然。叔向之死於欒盈也。蓋已久矣。

同盟于重邱論

晉平公之不復霸也。宜哉。方其濟自泮而會諸侯于夷儀。伐齊報朝歌之役。私忿也。亦既聞崔杼弑君。則率諸侯以討賊。大義也。乃受賂而許成。反若其弑之適以求說於我者。重邱之盟。其可訓乎。景公立自崔氏。不爲其兄報仇。縱未與乎弑。不義亦甚矣。使平公當請成時。却其賂賄。明詔於齊曰。吾無他。以討賊也。爾人民中有同憤者。鼓以俱前。執崔杼誅之。請於天王。廢景公。選賢公子立之。以定其社稷。豈不與桓文爭烈哉。先是楚討陳亂。誅夏徵舒。卒從申叔時言。封陳而還。左氏嘉之曰。書有禮也。嘉楚所以斥晉也。主

盟中夏。令大義申自蠻夷。晉霸替矣。至悼公克振其先業。而平不思厥考之艱。君臣從欲。又以賂敗。可惜也。使叔向告於諸侯。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所諱深矣。獨無愧於心耶。杜氏昧於大義。以爲晉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夫伐國遇喪而退。禮也。然以權於討賊。則固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是察也。春秋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必以一字定褒譏。傳會以成其說。過矣。

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後

嗟乎。士處君父兄弟間。而遇人之不淑。難矣哉。君子於楚棄疾有深悲焉。論者謂王每見必泣。豈無望其諫父之意。諫而不德。死未晚。嗟夫。棄疾之諫其父。寧待王泣時。而泣且三乎哉。令尹之不能匪伊朝夕矣。國之將討。應亦不待王告矣。王告之而命可洩矣。洩之而與父俱逃可也。逃其父而束身歸王之司敗。其尤可也。乃默默以聽王之殺其父。何爲者也。意子南之汰侈。必有不可以言入者。受其寵之觀起。猶具數十乘。則力足以爲亂。既殺。其臣請徙子尸於朝。則告以國討。卽其臣將必有不安於逃者。而況令尹。君與父兩無所處。是罪之大者也。夫是以隱忍而不出一言也。逮三日後。始請尸。君臣之間。信有禮矣。其徒曰。行乎。曰行將焉入。遂縊而死。當其告王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已明以死白王。而王卒不念其死以稍恕其父。事勢至此。亦大可哀也已。晉大子申生寧受讒以死。衞公子急壽後先赴賊以死。叔孫昭子令祝宗祈而死。司馬牛不忍其兄。轉徙奔竄於齊於吳於魯郭門而死。遇人之不淑。其奈之何哉。其奈之何哉。

晉荀吳敗狄論

中行穆子專爲步陳。敗狄太原。而毀車之請。始自魏舒。古者戰用車。重民命也。管子作內政。猶得周官司馬遺意。城濮之役。君子謂能以德攻。車戰廢而民命輕於草芥。戰國之禍肇此矣。夫兵以靖民。靖之而適戕之。若魏舒者。抑又桓文之罪人也歟。

書宋衞陳鄭災後

宋衞陳鄭之災也。梓愼登大庭之庫以望。固幸其言之中。而鄭裨竈且恨其術之勿用矣。既而謂鄭必又火。則勿驗。天道幽深。其可以淺識測乎哉。春秋時。士大夫多喜言天。左氏樂爲鋪揚以助其文豔。若鄭伯之過楹。晉侯之陷廁。莫敖之必敗。三郤之將亡。無不前言之而信。劉康公之溯受中。齊慶封之聚而殲旃。子貢之議執玉高卑。孔子惜其不幸而中。要皆有所驗於人也。其近理而實妄者。莫若申豐之對季氏。魯昭公三年冬。四年春。無幾何時。而大雨雹者二。天之示變。固所以警人君。惟臣與有責焉。夫陽不得入。旋而爲風。陰不得出。激而爲雷。陰陽和而乃成雨。雨而雹。則陰氣之戾。悖逆已甚。陰、臣道也。其爲季氏咎徵何疑。顧支離其說。援引豳詩。歸於藏冰。夫藏冰亦調燮中一事。第藏冰之道舉。而君可不愼修。臣可不敬恭。而天變遂可不作。作可潛消。必不然之理也。豐誠厚季。因其問而正告以天之不可假易。分之不可越踰。順用其懼禍之心。而小人之無忌憚或可稍戢。贈人以言。不當如是耶。藏冰之論出。季氏乃得昌言於朝。布告於野。無所顧畏。未幾而舍中軍矣。未幾而公孫於齊矣。假經術以文其奸。其爲國家患禍。可勝嘆哉。故君子言天必有驗於人。裨竈惟無所驗於人。是以子產斥之曰。天道遠。人道邇。鄭亦幸不復火耳。復

火民不且多裨竈乎哉。然鄭卽復火。裨竈又果足多乎哉。

子產論

鄭子產春秋第一流人。其美不勝述。而叔向於鑄刑書貽書督過之。其不知子產實甚。君子之謀人國也。必取其一國之全局而熟籌之。授政之初。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此兩言者。全局已具胸中。夫鄭之無政刑也久矣。盜殺其執政。君盟其大夫。駟良日爭而未有已。是安得不糾之以猛。子產之鑄刑書豈以威民。將以儆夫族大寵多者也。且伍田疇。賦均矣。作邱賦。兵歸農矣。訓其子弟。民知教矣。游鄉校而不毀。教大行矣。豈以威束民哉。卽其於族大寵多者。亦不遽示以威也。有事伯石。賂之以邑。豐卷逐矣。請其田里。歸而復之。游楚之放也。咨於子太叔。子晳疾作而數其罪。既縊而加木焉。其爲慮也周矣。忠儉者率服。侈泰者心安。其與夫撫劍而拂衣從者。相去遠矣。恐其後之弛也。因鑄刑書。不然。何遲之受政八年以後哉。若其於晉楚之交。不失國體而強隣不能詰。眞無愧子皮之所謂小能事大國乃寬者。其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也如此。是故子產之爲政。惟仲尼知之。子皮知之。渾罕不知也。富子不知也。子太叔不知也。然明知之而不盡也。而叔向烏乎知之。後數百年。諸葛武侯鑒劉璋前失。治蜀以嚴。而法正疑之。其亦叔向之見乎。子皮卒而子產哭之哀。知己之深於感恩也。固如是哉。

晏嬰論

晏子謂君爲己死。而非其私暱。誰敢任。胡傳引之以責賈舉等不得爲死節。臣如孔父、仇牧可也。嬰以是

自恕。則不可。君人者社稷誠重矣。而無道之君。死多不爲社稷。私暱之輩更不知國賊之當討。君死之當從。是國無死臣也。況嬰系本公族。世爲列卿。獨無社稷責哉。乃其生存也。則逆料其必敗。以誇先見。其受弒也。則置身局外。飾說以欺人。彼太史兄弟不惜舍生以正崔杼弒君之罪。而已且恬然與崔慶旅進旅退。其不及賈舉十人遠甚。坐使洋洋大國。具官濟濟。誅崔慶者僅得盧蒲癸、王何二嬖人。則光不是乎私暱而將於誰私暱之。厥後景公雖非有道之主。於嬰不可謂不倚爲社稷臣。明知社稷之終歸陳氏。與叔向所私言亦如料光之必敗也者。而不進諫以早正其國本。抑管仲有言曰。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圖霸成規具在。而一任其君之伐晉伐宋。會某盟某次某。紛紛者何爲。而曰晏子以其君顯。誠齊人之見也歟。

晏嬰路寢對論

晏子之在齊也。雖頑兇若崔杼。猶以爲民望而釋之。可不謂賢哉。顧其言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明乎己之非私暱於莊公也。是誠然矣。至於景公。固已奉社稷以從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其時矣。乃委蛇其間。規其小過。舍其本計。夫孔子在齊。公欲用之。反謂其莫殫莫究。猶曰聖人道大。其不知孔子也。無足怪。齊之將爲陳氏。亦既知之。豈不知以公之自棄其民乎。醫之治疾也。望其氣色。切其脈息。得其受病之所在。反以攻之。順而調之。無不愈者。知公之自棄其民也。勸之厚施以收其心。順而調之之道也。比公坐路寢。天牖其衷。興言在德。乃漫應之曰。禮家施不及國。將禁厚施於陳氏乎。毋乃反爲攻而謬用其術。是益民之怨也。疾將愈甚。公曰不能。吾固幸其不能也。然而公且善之。又僅舉禮之陳言以

對。古忠臣謀國。國之安危。民之利病。晝夜以思。不遑寢處。得之於心。欲以入告我后。而每苦無由。幸其君之自悟。進吾而詔之。無所忌諱。則愷切以陳。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言必扼要。賢者獨不聞乎。且陳非眞有厚施於民也。豆區釜鍾。饑易食。渴易飲耳。誠由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己責。數端擴而充之。行之弗倦。雖陳之厚。公不必薄。其庸有濟乎。逮後陳恆弒君。孔子請討。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則齊民之未盡歸陳也明甚。天於繼世。不忍遽廢。民於舊君。不忍遽絕。及景公之身而圖之。不猶爲醫國之良工也哉。

公孫于齊論

季氏之無君甚矣。昭公謀去之。豈得謂過。獨惜其謀之未善也。子家羈繾綣從公。公薨而亡。幾不欲與季共天日。忠矣。非公若、公爲、公果、公賁比。亦非臧孫、郈孫所能及。使公以擊僚祖之愼。專任子家。必有良謀以去季氏。極言不可。而公徒遽發。騎虎之勢已成矣。於平子登臺而謂公許其請。公徒敗而謂君止。公孫于齊而謂不如早之。晉荀躒遣季氏歸祭而謂君以一乘入魯師。皆不得已而無可奈何之言也。公許季請而意如果以五乘亡乎。然不以五乘亡而毆戾之師可不入。卽公徒可不敗。公徒敗而君止。意如果不敢不改事君乎。然公固可不孫。公孫而事尙可爲哉。晉之有范鞅。猶齊之有梁邱據。齊侯尙申無受魯貨之戒。而鞅直任其無咎。其果能納公乎。然可以塞晉卽安甥舅之口。獨怪晏子猶存。方曉曉與景公談禮。而見非禮於其君者。默無一言何也。荀躒烏足責哉。躒謂季氏曰。子姑歸祭。祭、君事也。衞侯盟喜。猶不稍假。而以一乘歸。將終身慙矣。顧一慙之不忍已乎。亦以季不敢不與公歸。而得薨路寢。差勝乾侯耳。斯榮

成伯賦式微於襄公意也。故曰皆不得已之言。然其專任之。必有以去季氏。亦卽可知矣。嗟乎。兎死狐悲。物傷其類。據與鞅與躒皆季氏也。爲君者何心。誠使齊晉之君互相糾合。各出銳師以壓魯境。先檄孟叔曰。吾惟出君者是討。二子無動。一如楚之告陳人執徵舒而轘之。以正季氏之罪。慰昭公之心。天下俱曉然於君臣之義。而莫之敢干。卽足以儆陳氏。威六卿。桓文之烈。復見於茲。卒乃因循不振。齊代於陳。晉分於韓趙魏。當亦自悔其謀國之幷不逮昭公也。悲夫。

昭子祈死論

公孫矣。平子有異志矣。叔孫氏奈何乎其以死自祈。使留其身以徐圖復公。叔孫氏之力之才。不必不如平子。卽觀其與訟命書無頗。而季孫懼不敢爭。歸罪於叔仲子。可知。又況季也身負惡名。而魯人之不與者必衆。衆可用乎。就令其力其才。萬不能逮。度不過死而止。夫赴義之難也。惟死爲敵耳。不恤於死。何事不可圖。吾方咎昭公公徒之發。不待昭子於自闕歸。而昭子奈何乎其以死自祈也。至於死則已矣。公眞無復有歸日矣。倘思其君顚沛流離。遷徙失所。忍辱於齊晉之君卿大夫。幷且受侮於魯之孟懿子、陽虎。雖死。庸得安乎。是故祈死。昭子之失策也。且使昭子自闕歸。聚家臣而正鬷戾帥師之罪。一如其誅豎牛者。豈不明大義而早以褫平子之魄。乃置戾不問。信平子改事君語。而遽以從公。宜乎其有異志也。平子有異志而自鑄歸。愈當申明鬷戾之誅。卽家臣從命不盡如豎牛。想季氏必不敢庇戾。一如戾之帥師以入敗公徒。戾必不敢藉季。一如季之出君以出其主。而奈何乎其以死自祈。嘗竊以微窺昭子意。殆以公

徒之敗。由我家臣。有不啻其親與於逆者。幸平子有悔心。遂不暇熟思審計。欣然從公於齊。將旦晚公歸而徐以誅鬷戾不難也。何圖事幾中變。又增我以欺君之咎。故疾首痛心。憤以自討。決然於祈死而計無復之也。然而公終於孫矣。是誠昭子之失策也。徒與宋公元叔詣。詒梁邱據平子以口實。一謂魯君有罪於鬼神。一謂天使魯無君。眞若昭公之有罪而天之假手於平子也。豈非事之可爲長太息者乎。而苛論昭子者。又謂其與宋公語相泣也。早有死徵。不關禮。故夫以人孫子而祈於祖。寧有不應者。范文子之死。又將以何爲徵也哉。

公薨于乾侯論

人臣之敢於逐其君。不自魯季平子始。衞孫林父導先路焉。已而衞侯衎卒以歸國。至背盟殺甯喜。羣臣莫敢異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無所逃於天地者。君臣之義也。當衞衎之出。使祝宗告亡。定姜曰。不得告無罪。則衎之無道甚於昭公。臧孫紇唁之。聽其言謂如糞土。則昭公之習儀不必不如衞衎。其得歸何也。厚孫曰。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輓之。或推之。夫是以歸耳。魯之庭。昭子而外。皆季氏也。公孫朝請我受師矣。孟懿子陽虎伐鄆奪公矣。公安得不薨於乾侯乎。且孫林父之逆。晉實主之。晉君已無如世卿何矣。范鞅之助逆。習而愈安。何有於魯。故不以子家羈早之晉之言爲然。而深惜昭子之祈死爲失策。

史墨對趙簡子論

魯昭公之終薨於乾侯。齊晉之恥也。晉主夏盟。有年所矣。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晉侯欲納

之矣。范獻子得賄。黨季氏。多方以阻晉侯。彼簡子者。獨不可入告於君乎。顧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民未必服也。曰諸侯與之。諸侯未必與也。宋衞且固請而謀納之矣。與之者。特諸卿族強大夫耳。嗟乎。人雖甚不肖。謀爲大逆。必有不安於心者。魯之三家。晉之六卿也。當吳季子聘時。已知其政將在家。至此閱三十餘年。其積謀也深。其樹黨也益固矣。然猶恐民之不服。諸侯之不與也。而姑以季氏嘗試焉。乃竟若民之服。諸侯之與也者。而後六卿喜可知也。獻子卽不受季氏賄。其亦必有以阻晉君矣。故以言其後發之謀爲甚惡。而以言其後發之心則未始不可因而警。君子之告人也。必以道。爲史墨者。當正喻之曰。民不必服。強爲制耳。諸侯不必與。賄相蒙耳。且卽民果服。諸侯果與。書之史册。以垂後世者。必有若董狐南史其人。簡子未必不心惕也。由是勸之。排諸卿。輔晉君。請於天王。以討季氏。斥意如。選魯卿。斂私邑。歸公室。而奠安其社稷。則桓文霸業可復也。不此之告。而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是導之分晉也。若史墨者。記醜而博者也。彼衞出其君。而師曠之對。夫固以平公之爲君也。

定公論

不惜其不便於己而甘以其身殉天下者。三代之所以治追皇古也。不惜其不便於人而惟以天下樂其身者。後世之所以日流汙下也。定公德平子之立己。忍忘乃兄之大仇。豈眞能用孔子者哉。特從桓子之推引耳。桓子世濟其惡。久忘君臣之大義。豈眞能升孔子於公者哉。特迫陽虎之莫制耳。陽虎旣奔。費已告墮。而桓子之心變矣。桓子不足責。誠使爲定公者。因桓子之懼而思改。專任孔子。則三都何必不終墮。

而私家可儆。公室自張。奈何女樂一歸。君臣聚觀。耽其逸樂。怠乎政事。於已誠便矣。固且迫孔子以不得不行矣。或謂孔子稍遲遲其行。以徐俟其君臣之一悟。而已非事道。何以爲孔子。坐使三家日肆。而繼體之主孫于鄈。卒於越。復不得正其終。伊誰咎哉。

書齊陳恆弒其君壬後

孔子請討陳恆而告於哀公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後儒以此爲非聖人之言。夫天下無有行軍而不計利害者。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誠不以人命爲嘗試。而以聖人爲必計利害而後行。則又非也。弒君大逆也。人人得而誅之。斯言也。亦爲公魯爲齊弱語發。眞爲計利害也哉。且以孔子之明。豈不知公之不足以任此。而必入告者。以從大夫後。亦以警季氏也。論語之三子告。不可傳謂公使告季孫。雖子辭。意以孔子固早知三子之不可也。然則孔子豈不知公之不足任而告也者。大失聖人之心矣。

讀書而不能得古人之心。則古人不願其讀我書也。讀書而不能諒古人之心。則古人尤不願其讀我書也。譽之而古人不以爲榮。毀之而古人不以爲辱。則我不足讀古人之書。又安冀後人之讀吾書也。卽幸而有一二讀吾書者。而譽之不足爲榮。毀之適足以爲辱。則且幸後人之不吾讀。而吾今日之書何如不爲之爲得也。此吾乙未之歲。讀書於城南古香齋中。所面承訓於先伯祖星閣公者也。時伯祖年七十五矣。方挾左氏傳。作讀左管窺。日課一篇。不三月而書成。今讀是書。穿穴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千古以上之人心。若相對而面質。則劉氏之移書。杜氏之武庫。尙未足爲左氏榮。

雖謂左氏之學至今日而始興焉。可也。左氏有知。應首肯於千世之上。而千世以下之能讀是書者。吾知其必有會也。往訓猶在。音容莫追。深愧駑下。無能爲役。爰述而識之於此。嘉慶四年十一月。姪孫紹祖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讀左管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趙青藜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有

（本書校對者秦泉聲）